

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哀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是夫人定姒所生以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證法

共仁短折曰哀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楚子陳侯隨

侯許男圍蔡

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

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疏

注隨世至封之正義曰僖二十年楚人伐隨

自爾以來隨不復見以隨世服於楚爲楚私屬不通於諸侯征伐盟會不齒於列故史不得書之猶如邾滕爲人私屬不序於宋盟也定四年保護昭王楚得復國楚人感其恩德使隨列於諸侯今楚帥諸侯圍蔡今隨在其班文以之告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殺之此時許復見者以許屬楚故疑蓋楚封之當如蔡侯盧陳侯吳受封於楚也世族譜許男斯之後有元騶鼠食郊牛公成悼公孫則是楚封元公爲許男也

改下牛夏四月辛巳郊

無傳書過也不言所食所食非一處

疏

注書過至

一處正義曰相五年傳例云凡祀啓蟄而郊過則書今以四月始郊已入春分之氣故書過也宜三年郊牛之口傷成七年鼯鼠食郊牛角言其傷食之處比不言所食處者所食非一處也

秋齊侯衛侯

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無傳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宛四年里而

栽

栽設版築爲圍壘周而去蔡城一里

廣丈高倍

壘厚一丈高二丈

夫屯

晝夜九日

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

如子西之素

子西

本計爲壘當用九日而成

蔡人男女以辨

辨別也男女各別係壘而出降

使疆

于江汝之間而還

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

命故楚師還

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楚既遷蔡人更叛楚就吳爲明年蔡

遷州

**疏**

注栽設至一里者豎木以約版也楚慮外人救蔡則於表裏受

敵故築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以圍之故置兵其內以攻

蔡使外人不得救之

注夫猶至守蔡

正義曰劉炫云

杜言夫猶兵也以壘未成故今人在壘裏屯守蔡然則未築壘前兵豈遠城乎壘成之後兵復出壘乎以圍人夜守常事何言晝夜九日以後兵豈散乎炫以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劉炫以爲丁夫築城晝夜九日杜必以夫爲兵屯守九日者以屯是戍守之名故詩序云屯戍於母家又案傳晉有轉車皆是兵之屯守經籍未有作役之人而爲屯守之號者故杜爲此解劉妾規杜失非也注楚欲至師還 正義

曰服虔云蔡使楚進疆於故江國與汝水之間其言蔡割地以賂楚也杜不然者以昭七年傳申無宇云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所以封汝哀十七年傳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則楚於文王之時其竟已至汝水寧於此役蔡始令楚進疆于江汝之間也且汝水江國不可共文故杜以爲楚使蔡徙其國都於江北汝水之南自擇疆宇欲令遷都近楚焉楚屬國蔡人莫不焚去心雖不肯權宜許之楚還之後蔡更自議已

與楚惡不如事吳故  
請遷于吳以吳為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檇李也

檇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

遂入越越子以

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

使大夫種

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

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

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

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

侯婁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

滅夏后相

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為澆所滅

后緡方娠逃出自竇

后緡相妻娠懷身也

歸于有仍

后婦有仍氏女

生少康焉為仍牧正

牧官之長

其甚澆能

戒之

甚毒也戒備也

澆使椒求之

椒澆臣

逃奔有虞

為之庖正以除其害

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

除已害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

而邑諸綸

綸虞邑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方十里為成五

百人為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兆始

以收夏衆撫

其官職

襄四年傳曰靡自有南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使女艾謀澆

少康使女艾謀澆也

使季杼誘豷

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

遂滅過戈

復禹之績

過澆國  
戈豷國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物事也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

亦難乎

言與越成是使越  
豐大必為吳作

句踐能親而務施施

不失人

所加惠賜  
皆得其人

親不棄勞

推親愛之誠  
則不遺小勞

與我

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

存之違天而長寇讎

猶言天  
與不取

後雖悔之不可

食已

食消也  
已止也

姬之衰也日可俟也

姬吳姓言可  
計日而待

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

訓

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

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謂吳

官室廢壞當為汙池為

二十二年越入吳起本

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

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傳

**疏**

注夫椒至椒山正義曰杜於此注以椒為山名土地名

以夫椒為地名以戰必在山旁以山表地耳注澆寒至

斟灌正義曰襄四年傳稱夏之衰也有窮后羿因夏民

以代夏政而用寒浞寒浞殺羿因其室而生澆處澆干過

是言澆是寒浞之子封於過也二斟夏同姓諸侯夏本紀

文也又襄四年傳云澆用師滅斟灌此言殺斟灌者王肅

云滅殺也古者滅殺尊卑同名其意言殺其君而滅其國

故二文各言其一也賈逵云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因殺

夏后相也案下句別言滅夏后相王解是也 注夏后至

所滅 正義曰夏本紀云禹生啓啓生大康大康崩弟仲

康立仲康崩子相立是相爲仲康之子啓之孫也書序云

大康失邦作五子之歌其經云大康尸位以逸豫乃敗于

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則大康

之時羿已權盛能廢大康矣脩征云唯仲康肇位四海孔

安國云羿廢大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仲康羿之所立

也仲康崩子相立蓋亦羿立之矣傳言羿因夏民以代夏

政蓋於相時羿始自立爲天子相於是失國依於二斟及

澆滅斟灌相復爲澆所滅 注虞舜至己害 正義曰尚

書堯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又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

虞皇甫謐云嬪于虞因以虞爲氏虞今河東大陽縣西山

上虞城是也然則舜有天下其代號虞因本河東大陽之

虞及周之興封仲雍之後爲虞國即彼地是也但舜既禪

禹禹封舜後爲諸侯雖取虞爲國名未必封於河東虞地

而梁國有虞縣其地以虞爲名疑是夏時虞國杜於地名

言有者皆是疑辭言有以示不審也庖正當周禮之庖人謂之爲正當是食官之長故爲掌膳羞之官也賴此以得除己害得在泥之世不被殺也 注方十至爲旅 正義曰方十里爲成司馬法文也五百人爲旅夏官序文也田一成衆一旅言食此一成之地其內有爲兵者五百人周禮小司徒云乃井牧其田野鄭衆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鄭玄云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杜解牧隰臯雖與鄭異其授民田二而當一理亦宜然計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方一里有九夫之田則十里容九百夫也其一

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得爲五百夫矣 注襄四至少康 正義曰引此傳者言少康

能布恩惠以收夏衆以德撫靡故得用靡遺民滅浞而立之 注猶言天與不取 正義曰吳語云越滅吳吳王請

行成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取是也後雖至食

已正義曰言悔恨之深結於心腹不可如食之消止

注生民至教之正義曰服虔云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

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

以告與之醫饋之餼也死者釋其征必哭泣葬埋如其子

也孺子遊者必舖獸之也非身所種夫人所織不用十年

不收於國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稷

鄆叛范中行氏之以邯

黨也五鹿晉邑在定吳之入楚也四年使召陳懷

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

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

田者隨黨而

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

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

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左不右

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

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  
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  
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  
亡非禍而何

楚爲吳  
所勝

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

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

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

如傷恐  
驚動

其亡也以民

爲土芥是其禍也

芥草  
也

楚雖無德亦不艾

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

草之生於廣  
野莽莽然故

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

而改過

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

言今至

陳侯從之

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

陳脩舊怨也

傳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以士

齊侯衛侯會于

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

伐晉取棘蒲

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鉅曾孫鮮虞狄帥廢故不書

**疏**

注

師至不書

正義曰杜以經書齊衛伐晉傳言四國伐晉故唯解魯與鮮虞不書意也劉炫以齊衛會乾侯救范氏

者師相會因而行伐二君親行告伐不告會也行伐之義

魯與鮮虞會之齊衛更遣師與同伐也但齊將卑師來也

稱師衛將尊師少故云孔圍後伐四國並皆不書非獨事  
與鮮虞不書也當謂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書皆不書  
義出百塗並得通也今知劉非者杜以傳齊侯衛侯止云  
會乾侯不言伐晉即云師及齊師衛孔圍鮮虞人伐晉與  
經齊侯衛侯伐晉文相次當以爲一鮮虞狄帥賤故略而  
不書猶邠之戰唐侯從楚而不書平丘之會狄人從晉而  
不書之類是也劉以爲孔圍等更別伐晉魯師  
不書非公命餘者不告故不書而規杜過非也 吳師在

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

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

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昔闔廬

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

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

不彫鏤

形丹也鏤刻也

宮室不觀

觀臺

舟車不飾

服財用擇不取費

選取堅厚不尚細靡

在國天有蓄

痼疾疾也

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

分而後敢食

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編也

其所嘗者卒

乘與焉

所嘗甘珍非常食

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

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

知身死不見曠弃

吾先大夫

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

易猶反也

今聞夫差夫

有臺榭陂池焉

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

宿有妃嬪



嬪御焉

妃嬪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

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

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二年

起

**疏**

食不二味 正義曰謂與在下同其好惡不別

在國天有蓄癘

正義曰在國

與在軍相對天有蓄癘與下句相連言有蓄癘之時親自巡孤寡共其乏困也本或天作無誤耳 注必須至徧也

正義曰孫武兵書云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言飢故閭閻在軍如良將之法必須軍士皆分熟食然得

取食王不先自食也服虔云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軍儲注流也杜以分王半食不足徧及軍人且所嘗

珍異乃得卒乘與焉王所自食不得分軍士也故顯而異之分指徧也待徧覩食王乃自食也 注積土至曰次

正義曰釋官云闈謂之臺郭璞云積土四方也又云有木者謂之榭李巡云臺上有屋謂之榭又曰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莊三年傳例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孔安國尚書傳云澤鄆曰陂停水曰池言夫差所停三日則役民爲此也 注妃嬙至內官 正義曰曲禮云天子之妃曰后則妃上下通名也釋詁云妃合會對也妃嬙也是匹對於夫婦官之最貴者也嬙在妃下次於妃也周禮有九嬙女御以有四名分爲二等昔言妃嬙貴者嬙御賤者皆婦官之名周禮無嬙蓋後世爲之名漢有掖庭王嬙是因於古也

冬十月五日趙

鞅伐朝歌

討楚中  
行氏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帥師伐邾取濼東田及沂西田

邾人  
以  
取之

易也。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

繹

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

**疏**

注句繹至要之

正義曰既取其

三卿盟唯二卿者服虔云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穀梁傳曰三人伐而二之既何各盟其得也其意言

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也案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則句繹小邾地也注言邾地者以傳云伐邾邾人受其土

賂以邾沂之田而受盟被伐受盟則盟在邾地猶若成二年楚人伐我師于蜀公及楚公子嬰齊盟于蜀之類是也

邾與小邾國竟相近句繹所屬亦無定準猶齊魯汶陽之田昔魯爭鄆之事一彼一此豈有常乎而劉炫以句繹爲

小邾地而規杜非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定四年

**疏**

注定四年盟臯馳正義曰元以昭八年即位三年大夫盟于狄泉以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數

滕子

來朝

無傳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

于戚

**疏**

衛世子

正義曰世子之父在之名蒯聩父既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以世子告言

是正世子以示宜爲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無可喪貶故因而書世子耳

秋八月甲

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

鐵鄭師敗績

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鐵在戚城南罕達子皮孫

冬十月

葬衛靈公

無傳七月而葬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

來

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爲文

蔡殺其大夫公子

四懷王而救夫

故罪而

書名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

絞邾邑

邾人愛其土故

賂以澶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

南僕

子南靈公子郢也僕御也

公曰余無子將立女

蒯賁奔無大子

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

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

三揖卿大夫士

君

命祗辱

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本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爲辱

夏衛靈公

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

郢異於他子

言用意不同

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

郢必聞之

言當以臨及為正

且亡人之子輒在

輒蒯賁之子出

公也靈公適孫

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

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

是時河北流過

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

使太子統

統者始發喪之服

八人

衰經僞自衛逆者

欲為衛人逆故衰經成服

告於門哭而

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

子般送之

子姚罕達子般擊弘

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

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

駟兵車先陳

施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車以示衆

罕駟自後隨

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

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

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

會合賦

必大敗之從之卜

戰龜焦

兆不成

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

龜

樂丁晉大夫諱大雅言先人事後卜筮

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詢諮

詢也故兆始納衛大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

簡子誓曰范氏中

行氏反易天明

不事君也

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

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弃君

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

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

受郡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

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去厥志父無罪君實

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

戮絞所以縊人物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

君再重六夫一重素車樸馬以載無入于兆兆葬下卿之

罰也為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



子衛太子爲右

鄭無恤王良也

登鐵上

鐵丘名

望見鄭師

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

乘之曰婦人也

言其怯

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

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

畢萬晉獻公卿也皆

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

羣子勉之死不在寇

言有命

繁

羽御趙羅宋勇爲右

三子晉大夫

羅無勇麋之

麋束縛也

吏詰之御對曰疝作而伏

疝瘡疾也

衛太子

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

周文王皇天也

烈

祖康叔

烈顯也

文祖襄公

繼業守文故曰文祖廟贖襄公之孫

鄭勝

亂從

勝鄭聲公名釋君助臣爲從於亂

晉午在難

午晉定公名

不能

治亂使鞅討之

鞅簡子名

蒯聵不敢自佚備持

矛焉

戎右持矛

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

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集成也

大命不敢請佩

玉不敢愛

不敢愛也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

于車中

也

獲其逢

逢旗名

大子救之以戈

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

羅無勇故鄭師北獲羅

大子

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

可矣

趙孟簡子也喜大子前怯今更勇

傳使曰雖克鄭猶有

知在憂未艾也

傳使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

初周人

與范氏田公孫尤稅焉

尤范氏臣焉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

趙

氏得而獻之

得尤以獻簡子

吏請殺之趙孟曰勿其

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

還其稅

及鐵之戰以徒

五百人宵攻鄭師取逢蠅旗於子姚之幕下

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

射前列多死

晉前列

趙孟曰國無小

言雖小國猶有善射

者既戰簡子曰吾伏弣嘔血弣弓衣嘔吐也鼓音不

襄今日我上也

功爲上

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

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靽將絕

吾能止之

止使不絕

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靽

皆絕

材橫木明細小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

**疏**

注三揖卿大夫士正義曰周禮司士云孤卿

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鄭玄云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鄭衆云

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服虔云三揖卿大夫士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是時

至而南 正義曰土地名云河經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魏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是言晉時河所經也春秋之時河未必然故云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與晉時河道異也土地名又云戚頓丘衛縣西戚城在枯河東是春秋時戚在河東也從晉而言河西為內東為外故云戚在河外也是時晉軍已渡河矣師人皆迷不知戚處陽虎憶其渡處在戚之北河既北流據水所向則東為右故欲出河右而南行也 注纚者始發喪之服 正義曰士喪禮既小斂

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鄭玄云括髮者去笄纚而紒也衆主人免于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又奔喪之禮至於家入門哭盡哀括髮袒自齊衰以下入門哭盡哀免麻于序束如彼禮文則主人當括髮齊衰以下乃免此大子纚者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纚代之耳靈公以四月卒今以六月而大子纚故云纚始發喪之服也遠道不臨喪者不得括髮故始發喪服纚也鄭玄注士喪禮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乘括髮以麻

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慘頭矣自項中而前  
交於額上卻繞紒也 詩曰至我龜 正義曰詩大雅絲之

篇美大王遷岐之事爰於也既見周原之地肥美可居於是  
始集幽人從己者於是與謀議人謀既從於是契灼我龜而

卜之言先人謀後卜筮也 反易云明 正義曰天有尊卑  
人有上下下事上臣事君法則天之明道臣不事君是反易

天之明道也 經德義 正義曰此經德義與傳經國家詩  
序經夫婦皆意同也經謂經紀管理之不除君惡則德義廢

矣宜經紀德義使不壞也 克敵至受郡 正義曰上大夫  
下大夫謂於大夫之內分爲上下其上大夫非卿也此言先

無田祿者若能克敵得此賞也 注周書至四郡 正義曰  
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

甸爲縣四縣爲都鄭玄云邑方二里立方四里甸方八里旁  
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縣方二十里都方四十里四都方

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如彼文則縣方二  
十里耳周禮又無郡不可用以解此故引周書解之或曰周

書者孔子刪尚書之餘今案其存者其文非尚書之類其作  
雖篇有此言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千里百縣則縣方百  
里計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縣方百里則出車百乘也昭五年  
傳云晉有四十縣遺守四千乘是縣別有百乘與作筆之言  
合也上大夫受縣縣則爲百乘之家言得進爲卿也縣有四  
郡則郡方五十里下大夫得此方五十里之采邑注十萬畝  
正義曰王制云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  
者百爲田九萬畝則士田十萬爲方十里有餘注志父至

其賞正義曰牧誓武王誓衆尚自稱名况以人臣誓衆固  
當自稱名矣知志父是簡子名也簡子名鞅又名志父者服  
虔云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曰晉趙鞅以叛既復  
更名志父或當然也楚公子圍弑君取國改名曰虔經即書  
虔公子韋疾弑君取國改名曰居經即書居今趙鞅改名志  
父經書猶云趙鞅者彼楚子既爲國君臣下以所改之名告  
於鄰國故得書所改之名趙鞅人臣國家不爲之諱仍以趙  
鞅名告故書鞅也鞅言君實圖之言已事濟君當謀其賞

也簡子言此君當謀其賞者言君當賞其在下副上所誓之言欲使在下信之非欲自求賞也 注屬辟至一重

正義曰禮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禭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是屬辟爲棺之重數也大記之文從外向內大棺之內有屬屬之內有禭禭親身之棺鄭玄云禭堅著之意也如記文大夫無禭今簡子自言有罪始不設辟者鄭玄云趙簡子云不設屬禭時僭也爲時僭日以自言無罪則僭設有罪乃不設耳記言士棺六寸檀弓又云夫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禭鄭玄云爲民作制民猶四寸簡子言三寸者亦示其罰之重今制度卑於民也記有柩棺梓棺地謂棺也不以桐爲棺簡子言桐棺者鄭玄云凡棺用能溼之物梓槨能溼故禮法尚之桐易腐壞亦以桐爲罰也檀弓又云天子之棺四重鄭玄云尚深遠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云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鄭玄云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



三寸合六寸也此為一重也棺一所謂槨也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也檀弓之文自內向外水牛之革一也兕牛之革二也二者相襲乃得為重故以此二者為一重也又有柩也屬也大棺也此是天子四重為數五棺為四重也喪大記之文君有大棺也柩也屬也大夫有大棺也屬也鄭玄注檀弓天子之棺四重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柩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是上公數四棺為三重諸侯數三棺為再重大夫數二棺為一重士以一棺為不重也杜之此注唯無上公士耳其言重數與鄭同也若然禮器云天子葬五重諸侯葬三重大夫葬再重以多為貴也彼重亦當謂棺而其數皆較一者鄭玄云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然則茵以藉棺抗為負土天子及諸侯大夫皆數彼以增棺數故皆多較一也杜言此棺之重數者以明不設屬辟為罰也素車樸馬正義曰素車無飾謂不以綦柳飾車也曲禮云大夫去國為位而哭乘駟馬鄭玄云

驥馬不鬻落也則此樸馬亦謂不鬻落用此以載柩也禮記稱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然則柩皆人挽此用車馬載者禮言乘人設法許之耳道遠者當用牛馬且此言亦爲罰也無入于非正義曰

周禮冢人云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鄭玄云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此言不入兆域亦罰也注郵無恤王良也

正義曰下云子良授綬是也服虔云王良也孟子說王良善御之事古者車駕四馬御之爲難故爲六藝之一

王良之善御最有名於書傳多稱之楚辭云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駟跳而遠

去授大子綬正義曰曲禮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論語稱孔子上車必正立執綬而升綬者挽以上車之索

故授之使之升也少儀云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申之面地諸節鄭玄云面前也臂覆於也良綬君綬也負之由左肩

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於上也注云有馬至備下正義曰襄二十七年傳曰唯卿備百邑注云一乘之邑也坊記

云家富不過百乘百乘卿之極制也禮弓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

也則禮之正法死於牖下 衛大至襄公 正義曰禮於曾祖以上皆稱曾孫此雖並告三祖對文王康叔稱曾孫

也晉語說此事於襄公之下又有昭考靈公國語與傳異者多矣此下云無作三祖羞是無昭考也 大命至不敢

愛 正義曰上言無絕筋無折骨謂軍之士衆無今傷損以成大事此云大命不敢請者謂己之身命不敢私請苟

以求生佩王不敢愛尚書金縢稱周公植璧秉珪以告大王王季文王是禱請用王也在軍無珪璧故以佩王 病

鞞至皆絕 正義曰古之駕四馬者服馬夾轅其頸負軛兩駟在旁挽鞞助之詩所謂陰鞞塗續是也說文云鞞引

軸也傳二十八注云在胷曰鞞然則此皮約馬胷而引車軸也兩鞞將絕而能制焉言其御之和也駕而乘材材

謂橫地細小之木也乘小木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而鞞絕示其將絕之驗也

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

元年蔡請遷于吳  
中悔故因聘襲之

蔡

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

殺駟以說吳言  
不特遷駟之為

哭

而遷墓

將遷與先  
君辭故哭

冬蔡遷于州來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曼姑

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  
使爲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

**疏**

注曼姑至叛人  
曰春秋行兵征伐自非

正義

霸主之命諸國共行皆以主兵爲首此圍戚實出衛意引  
齊使之助已計應曼姑爲首而序在齊下者曼姑爲子圍  
父知其不義推齊使爲兵首故先書齊也穀梁傳曰此衛  
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是先儒及杜皆同穀梁  
之說也宋魚石去而復入據宋之彭城襄元年經書圍宋  
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

登叛人也此蒯賸在成齊衛圍之與圍宋彭城事類同矣  
彭城稱宋此不稱衛者蒯賸據成與輒爭國非是叛人故  
不須繫之衛也公羊傳曰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  
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平靈公而立輒  
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賸之子  
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賸而立輒蒯賸爲無道靈公逐蒯賸  
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  
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其意言靈公廢  
蒯賸不用使之得國輒不以國與蒯賸是靈公之命行於  
蒯賸也立爲國君是王事也以國與父是私事也不以國  
與父是天子之命行於諸侯也如公羊之言則輒義可以  
距父圍戚不爲不義而杜言曼姑知其不義則輒不合距  
父意與公羊異者據左傳公子郢諍國不受然後立輒然  
則輒之立也以周禮無適子則立適孫綠是以得立耳非  
有靈公之命使立之也爲輒之義自可諍而不受以已足

通孫祿有可立之勢，貪國以距父耳，非有靈公之命，天子之勅，使之距，則躋也。論語說此事云：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孔子意不助，輒明是輒爲不義，故曼姑自知不義，推齊爲主。

夏四月甲午地震

無傳五月辛卯栢宮僖宮災天火曰災季孫斯叔

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

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秋七月丙子季孫斯

卒蔡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公子之黨冬

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帥師圍邾

無傳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中山鮮虞夏

五月辛卯司鐸火

司鐸宮名

火踰公宮相僖災

賴公僖公廟

救火者皆曰顧府

言常人愛財

南宮敬叔至

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

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

御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

曰疋女而不在死

疋具也

子服景

伯至命宰人出禮書

景伯子服何也宰人家宰之屬

以待命命

不共有常刑

待求之命

校人乘馬巾車脂轄

校人

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  
四四相從為駕之易

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

人肅給

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慎為備

濟濡帷幕鬱攸從之

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為濟

蒙葺公屋

以濡物冒覆公屋

自大廟始

外內以悛

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

助所不給有不用命

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

車

乘車公車

季栢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

魏

門闕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

魏

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

曰舊章不可亡



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潘也

槐富父終生之後潘汁也言不備而責辦不可得於是乎去表之橐表

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橐積道還公宮開除道周而公宮使火無相連孔子在陳

聞火曰其相僖乎言相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疏注司錄宮名

正義曰僖二十年西宮災書之此不書者西宮公之西宮親近僖君忽被天火故重而書之此司鐸雖是公小宮在

公宮之後非君來往之急又是人火所以輕而不書或可舉廟重以略之相僖災正義曰傳言火而經書災者

司鐸初被人火火越宮而至廟以火踰宮故以災言之注周禮至象魏正義曰周禮大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

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決日而斂之鄭玄云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

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使萬民觀焉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鄭眾云從甲至甲謂之浹日凡十日其地官夏官秋官皆有此言地官云布教縣教象夏官云布政縣政象秋官云布刑縣刑象冬官所掌之事為異其文悉同唯春官不縣者以禮法一頒百事皆足不可又縣故不縣之杜愨彼意言縣教令之法彼所縣者皆是教令之事故也由其縣于象魏故謂其書為象魏命藏其書也彼言朔日將之十日即敝之則教火之時其書久已藏矣而此立象魏之外方始命藏此書者象魏是縣書之處見其處而念及其書非始就縣處斂藏之注言相至所災江義曰禮諸侯親廟四焉高祖之父即當毀其廟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親盡而廟不毀言其宜為天所災也所以不毀者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其意或然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其意言哀公更立之不可

通於左氏故以為元不堅耳服虔又云俱在逃毀  
故不言及杜無說或當同時災無先後故不言及

范氏世為昏姻

劉氏周卿士  
范氏晉大夫

長弘事劉文公之

夫屬大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責周與六月

癸卯周人殺萇弘

終遠云  
之禍

**疏**

萇弘至萇弘正  
義曰文公以定四

年卒也為之屬大夫謂當昭公之世也此時文公已卒萇  
弘知政以己先事劉子糾氏又與范氏親既握國權遂與  
范氏故周人殺之以說於晉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

正

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  
事故勅令勿從已死

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

告而立之

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  
若生男告公而立之

女也則肥也

可肥康子也

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

在公朝也

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

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

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

康子請退

退辟位也

公使共劉視之

共劉魯大夫

則或

殺之矣乃討之

討殺者

召正常正常不反

畏唐子也

傳備言季

**疏**

召正常正常不反問兒死意然則兒於

正義曰服虔云召而正常去後始死死非

氏家事  
正常得知召之復可所問也當欲問

不位康子之意故正常畏康子不反  
冬十月晉趙鞅

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荀寅伐其郭伐其

北郭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教

己之徒擊趙氏圍之比門因外內攻得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

士阜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疏**荀寅至而出正義曰荀寅

徙內伐其北郭之郭又使其轍己之徒自外伐圍郭之北門而入因外內攻故得出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賤者故稱

盜不言殺其君賤盜也**疏**蔡侯申正義曰宣十七年蔡侯由卒是文侯也蔡世家云文侯申生景侯同則生

靈侯般般生隱大子今昭侯申是隱大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字神

二申必有誤者俱是經文未知孰誤 主賊者至盜也

正義曰公孫辰公孫姓公孫霍雖並是弑君之黨而非弑

君之首首是公孫翩翩賊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者賤此

盜也盜賤不得有其君故以盜爲文不得言弑其君 蔡

公孫辰出奔吳 弑君賊之黨故書名 葬秦惠公 無傳 宋人

執小邾子 無傳邾子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 夏蔡殺其大夫公

孫姓公孫霍 皆弑君黨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

楚 晉耻爲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蠻 城西郭 無傳

魯西郭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無傳天火也亳社穀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疏** 注天火至亡國 正義曰傳例曰天火曰災知天火也殷有天下作都于亳故知亳社殷社也蓋武王伐

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各立之所以戒亡國也其社有  
屋故火得焚之公羊傳曰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  
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拊之拊其上而柴其下穀梁傳  
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  
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說者以爲立亳社於廟門之外  
以爲屏蔽使人君視之而致戒也左傳稱間于兩社事當  
爲然郊特牲亦云喪國之社  
屋之不受天陽故災其屋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

卒

無傳同盟  
於牟黜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無傳亂故  
是以緩

葬滕頃公

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

遷也承

承音懲  
蓋楚言

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

而卒

翺蔡大夫

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

翺以矢自守其門

文之錯後至

錯蔡大夫

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

人

併行如牆俱進

錯執弓而先翺射之中肘錯遂殺

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盱即霍也

疏

注承音懲蓋楚言

正義曰懲創往年之遷恐其更復遷徙承懲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入於家

人而卒

正義曰言將如吳已適吳矣翺在路逐而殺之遂入于凡人之家言此者說其非理之意

夏楚

人既克夷虎

夷虎蠻夷叛楚者

乃謀北方左司馬販

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

三子楚大夫也此蔡



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

致方城之外於繒關

負函

繒關皆楚地

曰吳將沂江入郢

逆流

將奔命焉爲一

昔之期襲梁及霍

爲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

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

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

浮餘楚大夫

蠻子赤奔晉陰地

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

司馬

起豐析與狄戎

楚司馬阪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

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

菟和山在上雒東也

右師

軍于倉野

倉野在上雒縣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

蔑

命大夫別縣監尹

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

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

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

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

未寧時有范中行之難

士蔑乃致九州之戎

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

將裂田以

與蠻子而城之

以詐蠻子

且將爲之卜

卜城蠻子

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

戶

今丹水縣北三戶亭

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

楚復詐為燕子  
作邑立其宗主

而盡俘以歸

**疏**

注命大夫別為監尹正義曰

者河南山北東西橫長其間非一邑也若是典邑大夫別當以邑冠之乃言陰地之命大夫則是特命大夫使摠監陰地故以為別縣監尹也以其去國遙遠別為置監楚官稱尹故以尹言之

秋七月齊陳乞

弦施衛甯跪救范氏

陳乞僖子弦施弦多

庚午圍五鹿

五鹿晉邑

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

寅奔鮮虞趙稷奔臨

臨晉邑

十二月弦施逆

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黶逆時陰

人孟壺口

八邑晉地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即高邑縣也路縣東有壺口關

會鮮虞

納荀寅于柏人

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也弦施與鮮虞會也

**疏**

遂勝臨正義曰

稷初奔臨欲據臨距國今弦施逆稷欲納之他邑以臨險固故毀之

經五年春城毗

比無傳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無傳

趙

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再同

盟也

**疏**

注再同盟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而立杵臼昭二十六年盟于鄆陵定四年于臯鼈是

再同盟也昭三十二年大夫盟于狄泉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數也

冬叔還如齊閏月

葬齊景公

無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

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

柏人

爲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也

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

私讎不及公

公家之事也

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

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

出柏人奔齊

張柳朔

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

矣

授我死節

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爲吉射逐晉戰

死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衛助

范氏故也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

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

諸

子嚮妣之子荼嬖

諸子庶公子也嚮妣景公妾荼安孺子

諸大夫

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

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

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

以此言塞大夫請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惠子國夏昭子

高張

寘羣公子於萊

萊齊東鄙邑

秋齊景公卒冬

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

公子陽生來奔

皆景公子在萊者

萊人歌之曰景公

死乎不與塊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

乎何黨之乎

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爲此歌哀羣公子失所

疏

間於至無君

正義曰公謂群臣云若間暇於憂虞謂國

無憂虞事得間暇則恐有疾疾不得飲樂今既無憂虞又

無疾疾亦且謀樂何憂乎無君

注師衆至失所

正義

曰師衆之往釋詁文也周禮五百家爲黨言其共居一所

故以黨爲名是黨爲所也經書閏月葬齊景公長歷閏十

一月禮葬乃有謚此歌稱謚明是葬後傳言冬十月者記

公子出奔之月其萊人之歌在公子出奔之後杜以文承

十月之下故云蓋耳公羊以爲喪以閏數謂通數閏月殺

梁云不正其閏也謂喪事

不數左氏無傳未知所從

鄭駟秦富而侈壁大夫

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

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子思子產

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也暨息也

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

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僭差也濫

溢也皇暇也言駟秦連詩商頌故受禍

**疏**

詩曰至攸暨正義曰詩大雅嘉樂之篇也言在上者不解惰

于其位民之所以得安息駟秦棄位僭上是惰于位也商頌至多福正義曰商頌殷武之篇歌成湯之德不僭

差不濫濫不敢怠惰而自暇以此之故上天命以多福也詩於怠皇之下更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傳言命以多福

不復具引詩文取其意而言之也杜云違詩商頌上言詩下言頌以駟秦於此二詩皆違故言違詩與商頌

經六年春城邾瑕

無傳備晉也任城元父縣北有邾婁城

晉趙鞅



師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

奔

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

叔還會吳于柤無傳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齊陽生入

于齊

為陳乞所逆故書入

**疏**

注為陳至書入年傳例曰凡去國國逆而立之曰

正義曰成十八

入此為陳乞私逆既入而立之故依例書入也

齊陳乞弑其君荼

弑荼者朱毛與

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

明而書之以為弑主

**疏**

注弑荼至弑主而書乞弑其君者以荼死由乞故書乞弑

正義曰實非陳乞弑荼

也此與楚公子比鄭公子歸生俱非弑君之首春秋顯而書之以為弑君之主所以惡此三人釋例曰諸懷賦亂以

爲心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

是說罪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無傳

宋向巢

師師伐曹

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四年鮮虞納荀

寅子柏人

吳伐陳復脩舊怨也

元年未得志故也

楚子曰

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

于城父

陳盟在昭十三年

**疏**

注陳盟在昭十三年無楚與陳盟之事於

正義曰

時楚既滅蔡使棄疾爲蔡公子于子皙之入也傳稱朝吳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是與陳人盟更

許復其國其年平王即位更封陳是與盟也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

高張

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

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

諸大夫

言其罪過

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

偃蹇驕敖

皆曰高國得君

得君寵也

必偪我盍去諸固將

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

下也

需疑也

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

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

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

又謂

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

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

君定既成謀矣盡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

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

乞鮑牧牧鮑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

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

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

來奔國晏嬰之子圍施不書非卿**疏**需爭之下也正義曰需是懦

為事之下者勸其決斷而盡殺之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

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

師不如死

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奔盟逃讎亦不如

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

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

申子西結子期啓子

問皆昭王兄

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

攻大冥卒于城父

大冥陳地吳師所在

子問退曰君王舍

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

從命許

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吳子

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

而後還

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

是歲也有雲如

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

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

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

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

若崇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祭禳

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  
不有人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  
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崇王弗祭

大天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

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四水在楚界

禍

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  
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  
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

常

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

有此翼方今失其行亂其紀

綱乃滅而亡

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翼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

又曰

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又逸書言仁出已則福亦在已

疏

注前已至是敗 正義曰劉炫言十不吉謂職當助  
當謂今伐更助也杜言退還亦是敗非也以規杜氏

劉非者杜言退還亦是敗者以傳十退不吉是不得好退  
是雖欲退還亦必敗也故云退還亦是敗但文不委悉劉  
以爲退還謂是好退而還以規杜非也 問諸周大史

正義曰服虔云諸侯皆有大史生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大  
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大史杜以問周大史於文自明故不  
煩釋 不穀至移之 正義曰言己若無大罪天其妄天

之乎必是身有大罪天乃下罰有罪受罰又焉移之 注  
四水在楚界 正義曰此地名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

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唯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  
入江漳經襄陽至南郡當陽入江是四水皆在楚界也

夏書至而亡 正義曰此夏書五子之歌第三章也彼云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多  
帥彼天常一向又宰小異者文經篆隸師讀不同故兩存  
之賈服孫杜皆不是古丈故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唯



王肅云大康時也案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丈匿之而不言也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統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

八月齊邴意茲來

奔

高國黨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

召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之

次

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

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

曰嘗獻

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

乘之

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為辭

出萊門而告之故

魯郭門也

闕止知之先待諸外

闕止陽生家臣子我也待外欲俱去公子

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

壬陽生子簡公

戒之遂行

戒使無  
泄言

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

故以昏卒不欲令  
人知也國人知而

不言言陳  
氏得衆

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

隱於僖子  
內子士母信

子  
妾與饋者皆入

陳僖子又令陽生隨  
饋食之人入處公宮

冬十月丁

卯立之將盟

盟諸  
大夫

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

鮑點

點鮑牧臣也差  
車主車之官

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

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

見其醉  
故誣之

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

而背之也

孺子茶也景公嘗銜繩爲牛  
使茶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

悼公稽首

悼  
公

陽生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

一大夫言已可爲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

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已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

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

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立使胡姬以安孺子

如賴胡姬景公妾也賴齊邑安號也去鬻姒茶之母殺王甲拘江

說囚王豹于句瀆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茶之黨也公使朱毛

止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若異

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

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

乎

舉皆也

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

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

之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

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

悔失言

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

大謂國政

小謂殺茶

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暮之

下葬諸父冒溥

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父冒溥地名實以冬

殺經書秋者史書秋記始

事達達其死通以冬告魯

**疏**

注召在至之次

正義曰

之下知其召在七月也今傳在八月下者欲令下接十月立之是記事之次也邪意故來奔者自以高國之黨八月來奔耳僖子使召陽生自以七月之時別使人召之非遺意故召也賈逵以傳文相連謂遺意故來召又惟其日月錯誤云其說未聞杜以此故為注云高國黨以隔之注實以至此魯正義曰傳言十月立陽生陽生既立之後方遣朱毛殺荼則荼死在冬經書為秋殺者記陽生初事入齊之始遂連荼死二事通以冬始來告言陽生秋入荼以秋死故也

書於秋也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

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郕

郕今陵  
和郕縣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他國言歸於言來內外之辭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定八年鄭始叛晉

師侵衛衛不服也

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夏公會吳于

鄆

吳欲霸中國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

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

是時吳過宋得百牢

魯

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

晉大夫范鞅也在昭

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

貪身而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

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當數若

亦弃禮則有濇者矣濇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

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爲天之天有十大數也二次故

制禮象之今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

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弃天而背本違周

爲背本不與必弃疾於我其弃凶疾來伐擊我乃與之大

宰嚭召季康子嚭吳大夫康子使子貢辭大牢

豁曰國君道長

言君長大於道路

而大夫不出門此

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

畏大國不敢虛國盡

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

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

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

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

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荆蠻遠有民衆大伯辛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

災害非以爲禮也端委禮衣也

反自郢以吳爲無能爲也

弃禮知其



不能

**疏**

吳王百年

正義曰三制云君十卿祿魯年晉大夫過十故吳王自謂合得百牢 注有常數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是常數也 注上物天子之牢 正義曰周禮掌客云王合

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鄭玄云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以莫敵用

故用王禮是天子之禮十二牢也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饋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

如彼記文諸侯共天子之膳唯一饋耳而得有十二牢者若是天子大禮必以十二為一其餘共王之膳食自用饋

為食耳非謂獻大禮者唯一饋也 弃天而背本 正義曰棄十二之數為棄天違周禮是背本 注大伯至衣也

正義曰夫世家云大伯及仲雍皆周大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矢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

大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大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大伯

大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說大伯仲雍適吳之由也  
不堪吳貴故舉吳之上祖以許之二人同時適吳而夫  
端委仲雍斷髮者大伯初往未爲彼君故服其本服自  
周禮及仲雍民歸稍多既爲彼君宜從彼俗曲禮云君  
行禮不求變俗仲雍爲彼之主不能行周人之禮致中  
國之化故文身斷髮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  
非以爲禮也漢書地理志云越人文身斷髮以辟蛟龍  
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  
不見傷害杜言辟害辟此蛟龍之害大伯之時未有周  
禮言治其本國岐周之禮非周公所制禮也嬴以爲  
飾者嬴其身體以文身爲飾也端委禮衣者王肅云委  
貌之冠玄端之衣也此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  
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然則文身斷髮自辟害耳史記以  
爲示不可用二人亡去遠適荆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  
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馬

遷繆耳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

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

小仁也背大國不信

大國吳也

伐小國不仁民保

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二德信與仁也

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

惟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

惡賢

而逆之

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

對曰禹咨諸侯

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

東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

事大也

言諸侯相伐古來以然

知必危何故不言

知伐邦必危自

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荅孟孫所恠且阿附季孫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

之可乎

孟孫忿荅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

不樂而出

不喜而

倭直不同故罷饗

秋伐邾及范門

邾郭門也

猶聞鐘聲

邾

稟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

成子邾大夫茅夷鴻

不許曰魯擊拚聞於邾

言以近

吳二千里不三

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

言足以距魯

成

子以茅叛

高平西南有茅鄉亭

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

師晝掠

虜掠取財物也

邾衆保于繹

繹邾山也在邾縣比

師宵

掠以邾子益來

益邾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

獻于亳社

以其

亡國與

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

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

有瑕立城前者魯得邾之繹氏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

邾茅夷鴻以束帛

乘韋自請救於吳

無君命故言自

曰魯弱晉而遠

吳馮恃其衆

馮依

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

辟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

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

鄆衍

鄆衍即鄆也鄆盟不書吳行夷禮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不錄

秋而背之

成求而不違

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

四方諸侯其何以

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

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

貢于吳言其國大

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

為私屬

以私

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為明年吳伐我傳

**疏**

注諸侯至

執帛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諸侯

執玉也典命云諸侯之道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帛繼子男

是世子執帛也知所應執帛者以世子既繼子男附庸君

亦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附庸無爵雖

不得同於子男其位不卑於世子與公之孤也諸侯世子

各稱朝附庸君亦稱朝是與世子相似故知執帛也且附

庸是國此言執三帛者萬國區區執帛唯附庸耳知附庸

庸是國此言執三帛者萬國區區執帛唯附庸耳知附庸

執帛也案尚書有三帛公之孤諸侯世子附庸若此唯言附庸者以傳云禹合諸侯又云執玉皆據若身言之故不數世子及孤也下云萬國故唯據附庸言之王制云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主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坡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如彼云附庸不得朝會而禹會萬國有附庸者附庸不得特達天子耳禹會諸侯諸國盡至附庸從其所附之國共見天子故有執帛者言萬國者舉盈數耳鄭主注尚書以爲數正滿萬國案益稷州十有二師鄭以爲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畿外八州越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州得有千二百國者以唐虞土方萬里九州之內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州分之州各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方百里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七十里之國四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五十里之國八百越爲一千四百國去其方五十里之國二百

里是州別千二百國也鄭玄二畿內四百國者皆謂五十里國也杜云諸侯執王附庸執帛是與鄭異也尚書傳云百里之方三爲國七有奇以百里之方二爲百里之國一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七十里之國二有奇知者但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共方七十里之國唯有七七四十九是爲七十里之國二仍有十里之方二在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共百里之方三爲國七有奇則千里之方三爲國七百有奇有百里之方二在注孟孫至不可正義曰傳於異人之言更應加曰今無曰者作傳略之論語之文此類多矣雖魯上無曰要言與大夫對反不得爲大夫之辭故以爲孟孫忿答大夫也服虔以上二句亦爲孟孫之言謂諸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杜以上屬爲便唯以此句爲孟孫言耳魯擊柝聞於邾正義曰易繫辭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鄭玄云手持兩木以相敵是爲擊柝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

守備警戒也



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

相謚

冬鄭師救曹

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

社宮社也

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振鐸

曹始祖

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

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

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

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

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

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

大城鐘邦

為明年入曹傳也邦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疏**

或夢眾君子正義曰曹人

夢見多人不識姓名故唯云眾君子也服虔云眾君子諸國君妾耳好田弋正義曰周禮司弓矢云增矢用諸

弋射鄭玄云結繳於矢謂之增增高也可以弋飛鳥說文云繳生絲也謂用生絲為繩繫矢以射鳥也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人背晉而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

**疏**

注

人至入告正義曰傳例曰不有其地曰入案傳宋實滅曹而有之經書為入故杜原其事而解之

吳代

我夏齊人取謹及闡

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闡在東平劇縣北

**疏**

取謹及闡

正義曰公羊穀梁以為胎齊讓前年魯伐邾取邾子益益是齊甥畏齊故賂之非左氏意也

**歸**

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

伯過卒

無傳來同盟而赴以名

**疏**

杞伯過卒正義曰世族譜云僖公過悼公曾孫案

悼公祖文公以昭六年卒父平公以昭二十四年卒悼公以定四年卒未應有曾孫可以投之國也杞世家僖公過

是悼公之子疑譜誤

齊人歸謹及闡

不言來命歸之無旨使也

**疏**

注不言至

使也

正義曰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此不言來故解之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

子肥

夫宋大曹人詬之不行詬詈辱也不行殺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

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

之終曹人之夢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問

伐不輒故魯人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

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故魯人公

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違奔亡也適讎國未

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

則可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魯所因託別爲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

不以所惡廢鄉

不以其私怨惡廢亦其鄉黨之好

今子以小惡而

欲覆宗國不亦難乎

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

若使子率子

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

子張輒也

王問於子洩

子洩

不對曰魯雖無與立

緩時若無能自立

必有與斃

急則人知懼

皆將同死戰

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

輔之是四讎也

與魯而四

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

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

故道險從武城

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

吳竟田焉

僑田吳界

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傳吾

水滋

鄫人亦僑田吳滋濁也

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

克之

鄫人教吳必可克

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

好焉國人懼

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

爲內應

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

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

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

吳

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

三邑魯地

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

鉏

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折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

獻於王王曰此同車

必使能國未可望也

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

明日舍

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

微虎魯大夫

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

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

卒三

百人有若與焉

卒然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

及糶

門之內

三百人行至糶門

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

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開之一夕

三遷

畏微虎

吳人行成

求與魯成

將盟景伯曰楚人

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在宣十五年

猶無城下之

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

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

載造於萊門

以言不見從故負  
載書將欲出盟

乃請釋子服何於

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

釋舍也  
魯人不

以盟爲了欲因留景伯爲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  
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

吳人盟

而還

不書盟  
耻吳夷

**疏**

問於以孫輒  
孫輒與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兵

正義曰定十二年叔

敗奔齊於後自齊奔吳吳子今問之  
正義曰謂有故而去者也本國於己

君子遠不適雖  
大難怨已無報怨



之心則違而不適辭國武王欲討之罪以告衆云撫我則  
后虐我則讎若父奉無罪而枉被誅殺如玉負之徒志在  
復讎適讎亦可矣不得以此言格之也若父以罪而受誅  
者如闞平之徒本自不合怨君故平亦不蒙怨也 注未

臣至其難 正義曰既臣之後則身是新君之臣性命非  
復己有故不復得為舊君死節也若未有臣服則舊君之  
恩未絕故可還奔舊君之命死其難也言奔命則有命乃  
奔之若命不及亦不當還 若使子率 正義曰率謂在

軍前引道率領先行非為軍之將帥也故不徂云子辭王  
將使我以其知魯道者唯此二人故也 及吳至人懼

正義曰杜意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謂語吳人云若伐  
武城必可克之吳人王犯嘗為武城之宰與澹臺子羽之

父相善國人懼者謂武城邑人懼子羽為吳內應劉炫以  
為實克武城今知非者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為之宰國人

懼是未得武城故此克之是鄙人教吳之語劉以為伐武  
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若然吳師既來

伐魯是顯然行兵不須云王犯與子羽之父相善魯已受  
害何須云國人始懼傳既云王犯嘗爲之宰文繼武城之  
下是爲武城之宰澹臺子羽又是武城之人皆據武城而  
言故知恐爲武城內應傳載澹臺管事者說來伐武城之由  
劉妄生異見而規杜非也 注以言至出盟 正義曰劉

炫云載書盟主所制自當吳人乘之何由復出魯國又載  
書數簡之文耳何須負之且諸言載書未有單稱載者以  
爲負載器物欲往質於吳以規杜今杜知負載是負載書  
者以周禮司盟掌盟載之事故傳云士莊子爲載書此上  
有特盟之文下即云吳載之事故知吳載書也劉以負載  
謂背負器物然則景伯魯之大夫親 齊悼公之來也  
自負物不近人情而規杜過非也

在五 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

候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取與也齊侯怒

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譙及闡或譖

胡姬於齊侯

胡姬魯公妾

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

齊侯殺胡姬

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於

齊侯使如吳請師

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也吳前為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

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

大宰

囚諸櫟臺梲之以棘

折雍也

使諸大夫奉

大子革以為政

革邾大子桓公也為十年邾子來奔傳

秋及齊平

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

賓如臧會子

齊閭丘明來

涖盟

明閭丘嬰之子也  
盟不書諱略之

且逆季姬以歸嬖

季姬嬖  
侯所通

者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

有馬千乘使爲君也鮑牧本  
不欲立陽生故譏動羣公子

公子愬之公謂鮑子

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

潞齊  
邑

若有之

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

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

以入遂殺之

麋亦  
東莒

冬十二月齊人歸讎及闡

季姬嬖故也

**疏**

注明閭至略之  
女見代喪邑又屈服求盟是可耻

正義曰魯以  
和木

之事二盟皆不書者諱其惡而略之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宋皇

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書取覆而敗之雍丘縣屬陳留

**疏**

注書取覆

而敗之 正義曰莊十一年傳例曰覆而敗之曰取其師釋例曰覆者謂威力兼備若羅網之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專制之辭也案傳鄭師圍宋雍丘宋望瑗復於鄭師之外築壘使合表裏受敵無處可逃子姚救之又大敗而宋師乃號令使有能者無死是其合軍盡禽敵人制其死命是於例正合書取也

夏楚人

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

齊與魯平故辭

師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令又革之不知

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為十年吳鄭武子賡之

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賡寔達也瑕請外取許

之瑕請取於他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

每日遷舍作邑整成輒徒舍合其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

之大敗子姚武子賡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使有能者無死借其能也以鄭張與鄭羅歸鄭之石能者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報雍丘秋

吳城邗溝通江淮

於邗江築城有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

今廣陵韓江是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

水火之兆

占諸

史趙史墨史龜

皆晉史

史龜曰是謂沈陽

火

得水故沈

可以與兵

兵陰類也故可以與兵

利以伐姜不利

子商

姜齊姓子商謂宋

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

盈水名也子水位也

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

名

位敵不可干也

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

炎帝爲火師

神農

有火瑤以火名官

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

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

既盈而得水  
位故為如川

之滿不可馮游  
言其波流盛

鄭方有罪不可救也

鄭以孽臨伐  
人故以為有

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

救鄭則當伐  
宋故不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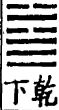
陽虎

以周易筮之遇泰



乾下坤  
上泰

之需



坎上需泰  
六爻變

曰宋方吉不可與也

不可與戰泰六五  
曰帝乙歸妹以祉

元吉帝乙紂父五為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  
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

微子啓帝

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

宋鄭為昏姻甥舅之  
國宋為微子之後今

卜得帝乙之卦  
故以為宋吉

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



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吉在被則我  
伐之為不吉

**疏**  
宋公

伐鄭 正義曰虛舉經文者為下趙缺數鄭起并以終上  
取鄭師之事也 遇水適火 正義曰履度云兆南行適

火卜法橫者為上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水  
因兆而細曲者為水 注趙缺至水位 正義曰秦本紀

秦伯翳之後為嬴姓也 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同祖其  
伯翳後世為涪洲蜚廉有子二人一曰惡來其後為秦一

曰季勝其後為趙今一趙缺伐宋故以贏子二姓為占也  
遇泰之需 正義曰乾下坤上泰乾為天地坤為地地在

上天在下象曰天地交泰泰者大也天地交合萬物大通  
故名此卦為泰乾下坎上需象曰需須也言雲在天上須

散而為雨故名此卦為需 注不可至大吉 正義曰泰

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易之文也既引其文又解其  
意帝乙紂父殷本紂文也易之爻位五為天子故於六五  
之爻稱帝乙也其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六是陰爻也

五上是體之中居天子之位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王弼云婦人謂嫁曰歸秦者陰陽交通之時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感以相與以中行願不失其禮帝乙歸妹誠合斯義履順居中行願以杜盡夫陰陽交配之宜故元吉也杜說與彼同案易稱高宗伐鬼方者實伐之帝乙歸妹者實嫁之其女有賢德名聞昭著故得載之易象但書典散亡不知嫁與何人爲誰之妻 宋鄭甥舅 正義曰宋鄭異姓必嫁娶往來或可時實有親故爲甥舅輕言甥舅者言其昏姻勢敵敵則無以相傾宋有福鄭必表言鄭不可助也 冬吳子使來倣師伐齊 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

齊

書會從不與謀

**疏**

邾子益來奔

正義曰八年歸邾子益于邾傳云邾子入無道吳子使大宰子

餘討之囚諸樓臺楫之以棘蓋將歸吳而囚之今言來奔當是自吳逃而來適魯傳稱齊甥也遂奔齊經不復書其奔齊者凡諸來奔既至魯而更復奔他國者已去其位略賤之不復書齊慶封亦是也 注書會從不與謀

正義曰往年吳來傲師是與我謀也而從不與謀者與謀者謂彼此和同計謀然後共伐則是我為伐主故言及其同行不與謀者謂彼心自定遣來召我則彼為伐主我往會之故言會某伐某今吳伐齊之意已定傲師者來召魯耳於例止當言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疾以會故從不與謀之文

赴故不書弒

**疏**

注以疾至書弒 赴于師則陽生被弒矣而經書卒是以疾死

正義曰傳稱齊人弒悼公

赴也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鄆傳稱子驪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知此亦以疾死赴故不書弒也八年臧賔如齊涖盟齊間丘明來涖盟 夏宋人伐鄭 無是再同盟故赴以名杜不言略之

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葬

齊悼公無傳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無傳葬

**疏** 注書歸齊納之 正義曰定十四年衛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政今自齊歸衛也成八年傳例曰凡

去其國諸侯納之曰歸 此書自齊歸知是齊納之 薛伯夷卒無傳赴以名故書 **疏** 注

以名故書 正義曰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 此夷當代為君爾來未同盟而赴以名故書 秋葬薛

惠公無傳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季子

不書陳人來 告不以名 **疏** 注季子至以名 正義曰傳稱延州來 季子救陳即是季札也札以襄二十九

年來聘書名則此亦宜書名今 不書者陳人來告不以名也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五 襄二十九年 十一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終子貢之言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

郟

郟齊地邾邾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

齊人弒悼公赴于師

說

吳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

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承吳大夫夏

趙鞅帥師伐齊

經書侵以侵告

大夫請卜之趙孟

曰吾卜於此起兵

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興兵

事不再

今

再令濟也

卜不襲吉

襲重也

行也於是乎取犁

及轅

輿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

毀高唐之郭侵及

賴而還

**疏**

注輿一名隰三年傳稱齊晉戰于黎丘

正義曰黎即黎丘也二十

庚即涿聚也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召邾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是黎一名隰

秋吳子

使來復傲師

伐齊未得志故爲明年吳伐齊傳

冬楚子期伐陳

陳即吳故

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

不務德

二君吳楚

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

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

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疏**

注季子至十餘

正義曰襄昭之傳稱延州來季子者皆是季札也此說務  
德安民是大賢之事亦當是札故計跡其年言雖老猶能  
將兵也孫毓以為季子食邑於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猶  
趙氏世稱趙孟知氏世稱知伯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  
與孫也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

出奔鄭

書名  
貪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

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

書

公與伐而不與  
戰艾陵齊地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無傳赴以

**跡**

注赴以名故書之

正義曰四年滕子結

名故書之

**跡**

辛虞母代結為君爾來未同盟來

也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

奔宋

書名淫也

傳十一年春齊為郕故郕在前年國書高無平

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季孫謂其宰

冉求冉求魯人孔子弟子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

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

不能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求曰居封疆之間封疆竟內近郊

之地季孫告二子二子叔孫孟孫也二子不可求曰若



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

者非魯人也屬巨屬也言不戰為不臣魯之羣室眾於齊

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

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根季氏專政故不

盡力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

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

己之公朝俟於黨氏之溝黨氏溝朝中地名武叔呼而問

戰焉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

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

者也

言子所問非已材力所及故不能言

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

夫也

知冉求非己不欲戰故不對

退而蒐乘

蒐

孟孺子

洩帥右師

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

顏羽御邴洩爲右

子

孟氏臣

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

樊

魯人孔子弟子樊須

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

雖年少能用命有子冉求也

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

人三百爲已徒卒

步兵精兵

老幼守宮次于雩

門之外

南城南門也

五日右師從之

五日乃從言不欲戰

公叔

務人

務人公為昭公子

見保者而泣

保守城者

曰事充

孫役煩

政重

賦稅多

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

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

既言人不能死已不敢不死

師及

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

稷曲郊地名

師不踰

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

踰之

與衆三刻約信

如之衆從之

如樊遲言乃踰溝

師入齊

軍

非求之師

右帥奔齊人從之

逐右師

陳轅陳莊

涉泗

二陳齊大夫

孟之側後入以爲殿

之側孟氏族也字反

抽

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不欲伐善

林不狃之伍

曰走乎

不狃魯士五人爲伍敗而欲走

不狃曰誰不如

我不如誰而欲

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

言止戰惡足爲賢皆無戰志

徐步而死

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

師獲甲首八十

冉求所得

齊人不能師

不能整其師

宵謀曰齊人遁

謀間

也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

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

二子與孟孺子同車

子羽

銳敏

子羽顏羽銳精也敏疾也言欲戰

我不欲戰而能默

心雖不欲口不

言洩曰驅之

言驅馬欲奔

公爲與其嬖僮汪錡

乘皆死皆殞

皆俱也

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

社稷可無殤也

時人疑童子當殤

冉有用矛於齊師

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敗勝

負不

**疏**

注時人疑童子當殤

正義曰喪服大功章云

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其於服也長殤

中殤降成人一等下殤降二等此注錡蓋長殤也時人疑其當降服又葬殤之禮亦異成人檀弓云周人以假人之

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殤下殤以夏陳轅  
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是其異於成人也

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

女

封內之田  
悉賦稅之

有餘以爲己大器

大器鐘  
鼎之屬

國人

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啗進稻醴梁糗服

脯焉

糗乾  
飯也

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

具此  
醴糗

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恐言不從  
先見逐

**疏**

稻醴梁糗服脯

正義曰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二曰醴

齊鄭玄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之恬酒矣則醴

是濁酒也月令命作酒云秼稻必齊是以稻爲醴也釋草

云蘩赤苗芑白苗郭璞曰今之赤梁粟好梁粟皆好穀也

內則鄒玄注云服脩插臍施蓋挂也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

欲

報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

博嬴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

中

軍從王

吳中

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

下軍展如將右軍

三將吳大夫

齊國書將中軍

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

弟書爾死我必得志

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

示子陽與

閻丘明相厲也

相勸厲致死子陽宗樓也

桑掩鼻御國子

國子

公孫夏曰二子必死

亦勸勉之

將戰公孫夏

命其徒歌虞殞

虞殞送葬歌曲示必死

陳子行命其徒

具含玉

子行陳逆也具含玉亦示必死

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

約吳髮短

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東郭書曰三戰

必死於此三矣

三戰夷儀五氏與今

使問弦多以琴

弦多

齊人也六年奔魯問遺也

曰吾不復見子矣

言將死戰

陳書曰

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

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

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殲齊人皆自知將敗

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

高子

齊上軍敗

國子敗胥門巢

吳上軍亦敗

王卒助



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間立明陳書

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公以兵從故以勞公

將戰吳子呼叔孫

叔孫武叔州仇

曰而事何

也

問何職

對曰從司馬

從吳司馬所命

王賜之甲劍鉞

曰奉爾君事故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

進

賜子貢孔子弟子

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拜受之

公

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

歸於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

寘之

新篋襲之以玄纁

襲薦也

加組帶焉寘書于

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言天識不善故

殺國子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

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

秦吳也夫

秦養也若人養養牲非愛之將殺之

諫曰越在我心

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

欲得吳

夫其

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

從事得

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石田不可耕

越不

為沼吳其泝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

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

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盤庚商書也顛越不

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是商所以興也

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

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王

孫欲以辟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艾陵役也

屬鏹如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

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

我齊勝之盈之極也  
爲十三年越伐吳起

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

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善有備

**疏**

歌虞殯 正義曰賈逵云虞殯

遺殯歌詩杜云送葬歌曲並不解虞殯之名禮啓殯而葬  
葬即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啓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  
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爲歌聲以助  
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爲之據此挽  
歌之有久矣晉初荀顛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  
云之摯虞駁之云詩云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葬之有歌不  
爲害也復存之 使問弦多以琴 正義曰禮以物遣人  
謂之問二十六午衛出公使以弓問子贛論語云問人於  
他邦皆是也 注鼓以至退軍 正義曰周禮大司馬鼓  
以興之禮云中軍以擊令鼓鼓人皆三鼓車徒皆作鼓行  
鼓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鳴鑼且卻鄭注云凡進軍退軍  
鼓鐸同其所異者廢鐸而鳴鑼不加鄭此言則進退皆有

金鼓而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者周禮是教戰之法其  
臨敵之時欲戰則先擊鼓以動之欲退則先擊金以靜之  
按長勺之役公將鼓之是欲戰擊鼓也此傳云吾聞鼓而  
已不聞金矣是欲退擊金也 衛賜 正義曰子貢衛人

欲稱衛賜

注盤庚至種類

正義曰彼文云願越不恭

晉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此

釋字少於彼引之略也孔安國云願殄越隊也不恭不奉

上命孔言願隊謂受上命而隊失之杜言從橫不承命謂

其人性自顯越從橫不肯承命意小異也刑名以截鼻為

劓劓是割也殄絕育長俾使皆釋詁文也易謂轉易無使轉

至種類不令更有惡子孫也 將死 正義曰吳語云子

胥將死曰而歸吾目於吳門以見越人之入吳國之亡也

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

之尸盛之鷓夷而投之於江賈逵云鷓夷革裹也 冬

衛大叔疾出奔宋

疾即齊也

初疾娶于宋子朝

子朝宋人仕  
衛爲大夫

其娣嬖

娣所娶  
女之娣

子朝出

出  
奔孔文

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

妻之娣寘於犁

犁衛  
邑

而爲之一宮如二妻

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

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

外州衛邑軒車  
也以獻於君

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

遺疾  
之弟

孔姑孔文子  
之女疾之妻

疾臣向魍

爲宋向  
魍臣

納美珠焉與之

城鉏

城鉏  
宋邑

宋公求珠魍不與由是得罪及

栢氏出

出在十四年

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

復之

聽使還

使處巢死焉殯於卹葬於少禘

終言疾之失所也巢卹少禘皆衛地

初晉悼公子愁亡在衛使其

女僕而田

僕御田獵

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

懿子大

孫遂聘之生悼子

悼子大

悼子即位故夏

戊爲大夫

夏戊悼子之錫

悼子亡衛人翦夏戊

翦削其爵

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

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

胡簋禮器名夏曰胡曰簋

甲

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

木木豈能擇鳥

以鳥自喻

文子遽止之曰圍豈

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

圍文子名度謀也

將止

仲尼

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於是自衛反魯樂正推頌各得其所

**疏**

注胡篋至曰篋

正義曰胡篋行禮所用之器故以胡篋言禮事論語衛靈公問曰俎豆之事意亦同也明堂位說

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般之六瑚周

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般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

論語賈服等注此傳皆云夏曰胡杜亦同之或別有所據

或相從而誤

甲兵至聞也

正義曰對靈公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此以

文子非禮欲國內用兵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荅非經甲



兵也

魯人至乃歸

正義曰孔子世家云季康

季孫

子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是也

欲以田賦

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

使

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

三發

問

卒曰

卒終也

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

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

不公答

而私於冉有

曰君子之行也

行政事

度於禮施取其厚事

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丘十

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

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

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弗聽

為明年用田賦傳

**疏**

注丘賦至田賦、正義曰司馬法方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

山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乃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為革車一乘今用田賦必改其舊但不知若為用之費達以為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若其如此則一丘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於常一十六倍且直云用田賦何知使井為丘也杜以如此則賦稅大多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丘賦之法田之所收及家內資財并共一馬三牛今欲別其田及家資各為一賦計一丘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又計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為所出倍於常也舊田與家資同賦今欲別賦其田故言欲以田賦也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五

修職郎新差充婺州州學教授趙 升豫點